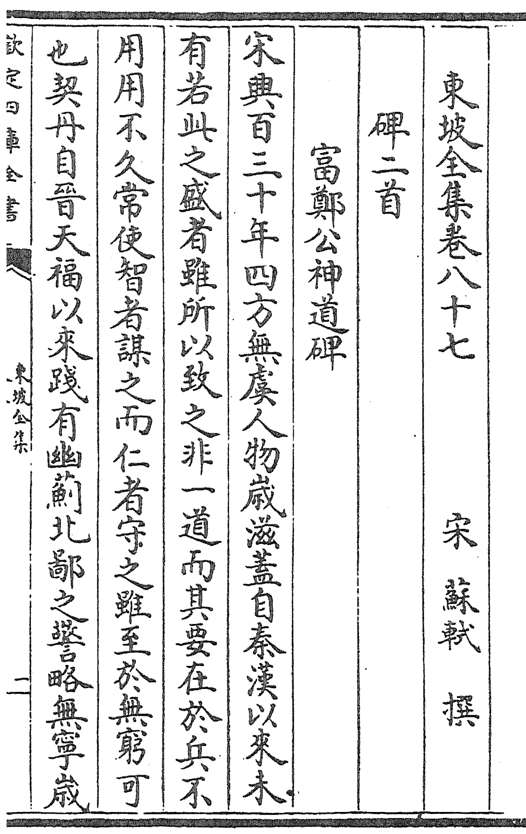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七

宋 蘇軾 撰

碑二首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冦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火會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兩國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

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髙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忷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

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遼主問故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

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晩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徳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
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
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公
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
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
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

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
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
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
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
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
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遼主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

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遼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遼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遼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遼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既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爲獻納公

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彼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
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
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
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
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諱處謙大父商
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

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

王曽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朝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臣還者云彼中罷燕如

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徳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筆用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徳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徳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

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黃德

和霞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
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
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
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洎往陜西督修城且
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
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
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
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

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

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吏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

陽修上書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増歳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彼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歴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彼萬一敗

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曾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

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

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遼使公曰若遼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遼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彼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

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為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彼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敵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彼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敵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

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
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
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
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
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
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
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
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

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
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
張握等得劒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
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
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
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
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
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從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

殿學士知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

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
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
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
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
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

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
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
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
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
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
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
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
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
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
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
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
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
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徳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

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

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熈河諸郡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
府儀同三司是歳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
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公
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
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
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
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祗候六年閏六
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

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

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
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
之敵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
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
冰炭决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
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
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
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

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録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

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

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往使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

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
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
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
寵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
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
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
為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鑪錘

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敉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劓刵人刲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

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渠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

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

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

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黄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

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

奏徙眞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
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
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
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
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
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
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
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

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冦廬壽犬牙不入境召脩起居注
朝廷欲用脩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
脩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
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
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
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
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
官院判祕閣與髙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

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蘄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為晉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

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鄧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罷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衞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

以為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爭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

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
名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閒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
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
勲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徳翊戴功臣
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
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
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纎悉必具以其年月日葬
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

隂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郢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直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曽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寛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蹶公為

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
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
法為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
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
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
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
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
郓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

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訣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

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屛逺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藂濟于艱難不𨒪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恔薄夫以敦鄙夫以寛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東坡全集卷八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墉

謄録監生 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八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宋　蘇軾　撰

墓誌銘二首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

[seal]

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吕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葢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茍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

道令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龎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

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廓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

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龎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䟽論民力困弊謂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

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龔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

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

寛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閤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

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吏偯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内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嵗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髙每因事及之兾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靣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

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髙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

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
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廪三萬貫石以
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
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
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
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
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
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

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適英閣進讀與吕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為比乎韓

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
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
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
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
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
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
雜謝景温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

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

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
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
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
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
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
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
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
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

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没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宫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改提舉嵩山崇福宫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語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

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

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輙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儆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鍇

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廕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温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錄玉

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甞不與契丹
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
丹衆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出使遼主首
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
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
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
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
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

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旦直襄州司户叅軍祖朴長杜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曽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葬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

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辯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脫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遂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

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
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寛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

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葢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熈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扎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

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
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
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
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
學頴悟絶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輙歸之曰
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
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
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爲

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
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
謎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
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
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
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
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

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

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

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陜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為冦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

慶歷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

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北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歷自乾興至慶歷廢不修以屬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

繫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黙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拒絶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為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絶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

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國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為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

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

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
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
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
之則鹽貴彼鹽益售是為我歛怨而彼獲福乎彼鹽滋
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
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
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
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

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比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
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
公為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
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
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歷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仁宗
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
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
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

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誘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陜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

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比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嶮之人布

之言路達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
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
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
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
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
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憸
訣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
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

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静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内銓建言鹽内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鹽内稅三分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昪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涣不受命皆罷之拜

公侍讀學士知泰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
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
侍郎知滑州改户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
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
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
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
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
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

陜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冦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静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輙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冦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髙母

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名還
奏罷蜀横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
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
歲而粮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
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
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
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
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争以裁減費役

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䇿䇿城之西壓秦境上

屬户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
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呂
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
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
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
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
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
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

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
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
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
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荛論及所對策近者代
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
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
明為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
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

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歷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

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

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
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
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
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
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為參知政事以
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
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
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鈇曾公亮欲

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太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

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揺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横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

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犨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吏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

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彛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禄賜寛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輙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

廷諫傳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
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
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
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
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
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
不可聽也上曰慶歷以來鄉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
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

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來意安在公曰敵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虜頑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彼交口上曰朕念慶歷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輙遷延之三易其期

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
公公曰嘉祐二年前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
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録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
藁上之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
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
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徼契丹可也充啓用其説
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宫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
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

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方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為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

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
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
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
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
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
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
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氣

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
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
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
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司農又幷祠廟粥
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褻慢穢踐無所不至公
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
微子為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
曰慢神辱國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

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覆
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
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
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
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令上即位執政歟罷公使以太
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
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
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宮其親屬

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

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扎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物我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
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
已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
全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
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
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
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
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

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為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魯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

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客薦公亮人無知者
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
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纊之日凜然如
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甍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
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
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
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趍誘毀是逃我觀

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畀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故為江河匯為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諠見難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東坡全集卷八十九

宋　蘇軾　撰

墓誌銘十二首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

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
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
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
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
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
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
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輙以問公或中夜
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

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可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

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絶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蘄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

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為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
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
每進小人輙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
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
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 以字為名而字達道
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
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巽
巽生贈户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户部尚

書贈右僕射珦珦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勦勦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曽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髙贈中大夫曽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嵗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竒之敎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竒其文擢

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
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
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
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户
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
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
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
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

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
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
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見祚已納款不
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
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
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
非其人使者譏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
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與公閑懷與語閱其家

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與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
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與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
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
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
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
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
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
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

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
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
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
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頻者為鄰婦隱其金閱數尹
不能辨頻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
其情取金還頻頻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
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
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

至今為患今東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髙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定州

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揚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寛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

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彦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彦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

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賙之教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案疏姦狀上為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

郓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

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葢活五萬人云徙眞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冠而失備與無冠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

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𤶣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

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决
徙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黄河民
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悦捃誣以事有至死者
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
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隷河
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
帛不貲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
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夫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

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為强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刼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典詩莫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

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巳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
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
評事至右光禄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
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户實封至八百户
贈銀青光禄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
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
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
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

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

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

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

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

之豈易而被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

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

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嚮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為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為徐州子立為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

而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𩆜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謚忠穆

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
禄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
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
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蘧子開葬于臨城龍
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為存不壽非其忍也知義以為榮不貴非其羨
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
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為無服兄九嵗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

為趣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卻遠蓋不可得而親踈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

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勑其子孫皆
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
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
于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
次士隆次紹賢為成都副僧統孫十三人悟遷悟清悟
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
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
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

才用不滅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其右者

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實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

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

摩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栢森然子孫如林蔽芾其

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黃冠師子厚獨狷

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黄州出所作詩論内外丹指畧蓋自以為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内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輙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黒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

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

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黄冠詩棊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

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

母復清詩助痟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

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入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
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
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為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文
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
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公為獄官
遇因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

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徽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
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始葬于
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襚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
子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
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
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猳昔其

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叅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

郎諱者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闢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壻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涓澥更守壽春已而涓守

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湑徙平陽道京師于注為尚書郎拜覲門外士大夫榮之湑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湑不已後涓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寛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涓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覩

踈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為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尚書郎贈光禄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涓朝奉大夫知潞州澥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勲郎中洞右賛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汝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顔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

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仕曾孫女五人澥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余為從母子而余娶於藕氏故知夫人為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為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

忘君輙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為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輙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

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朞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

于杭客徐湖謫于黄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黄之臨
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東阜黄岡縣
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
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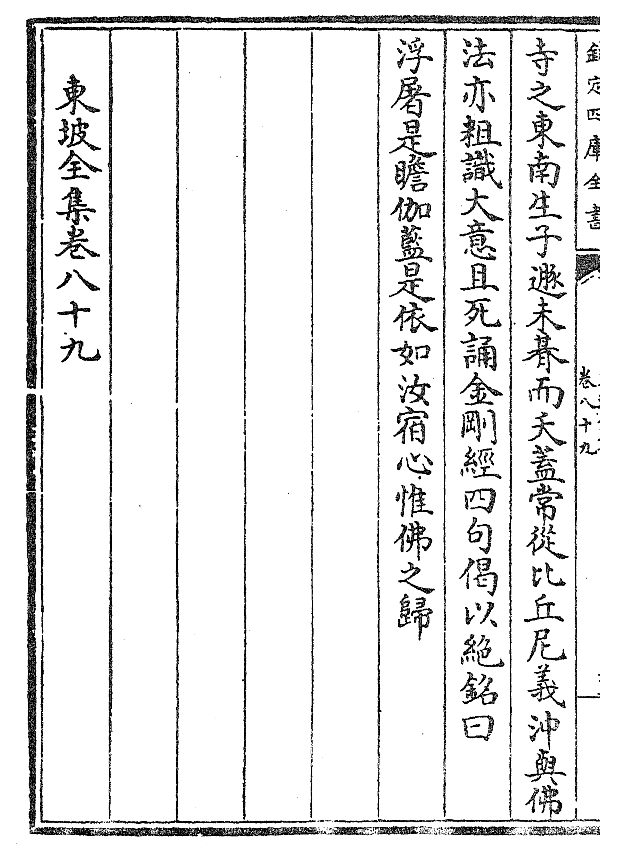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
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已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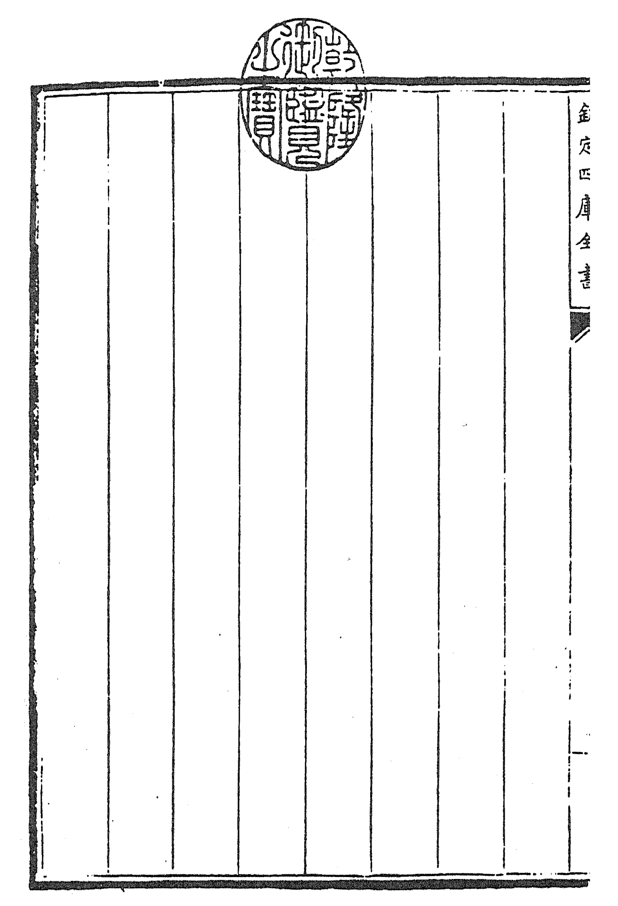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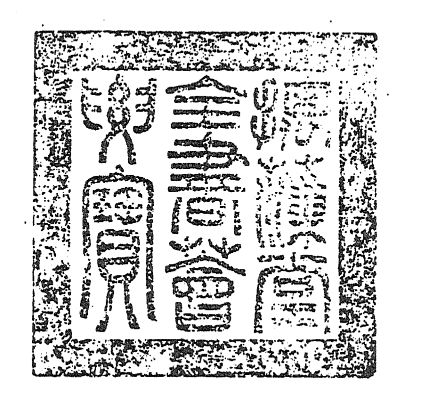
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沖與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絶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東坡全集卷八十九

謹案卷八十八第二十五頁後三行英宗屢欲名
還刊本名訛君據別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 墉

謄録監生 臣 邱桂蟾